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十二回 李觀察巡行收狀 褚推官執法翻招

太平時，國運盛。天地清，時令正。風雨調，氛■淨。文官廉，武將勁。吏不貪，民少病。黜奸邪，舉德行。士亨修，臣諫諍。杜苞苴，絕奔競。

塞居間，嚴借債。惡人藏，善者慶。剪強梁，剔豪橫。起春台，平陷阱。此等官，真可敬。社稷主，斯民命。豈龔黃？真孔孟。峴山碑，甘棠頌。罄山筠，書德政。告皇天，祝神聖。進勛階，繁子姓。世樞衡，代揆柄。萬斯年，永無竟。

卻說那正統爺原是個有道的聖人，吁食宵衣，勵精圖治，何難措置太平？外面況且有了於忠肅這樣巡撫，裡面那三楊閣老，都是賢相；又有一個聖德的太后。這恰似千載奇逢的一般！只是當不起一個內官王振擅權作惡，挫折的那些內外百官，那一個不奴顏婢膝的，把那士氣喪盡！雖是這等說，那被他劫得動的，畢竟不是那剛硬的氣骨，就如那「銀樣蠟槍頭」一般，非不明晃晃的也好看，若遇著硬去處，略略觸他觸兒，不覺就拳成一塊了。你看那金剛鑽這樣一件小小的東西，憑他什麼硬物，鑽得颼颼的響。

那時山東東昌府有一個臨清道，是個按察司僉事官銜，姓李，名純治，河南中牟縣人，庚辰進士。初任做知縣的時節，遇著那好百姓便愛如兒子一般；有那等守學規有道理的秀才，敬如師友一般；若是那一樣歪秀才、頑百姓，他卻也不肯鬆饒輕放。鄉宦中有為地方公事興利除害的，坐在寅賓館內與他終日講論也不覺倦怠。若是鄉宦的子弟族親，家人伙計，倚了本官的勢力，外面生事作惡的，休想他看些體面，寬容過去罷了。又有來通書啟，說分上的，他卻絕沒有成心，只當是沒有分上的一般，是的還他個是，非的還他個非。就是把那個有不是的人盡法處了，那人也是甘心不怨的。

他又不論甚麼「二六」「三八」的告期，也不避什麼准多准少的小節，有狀就准，准了就在原狀上批了，交付原告自拘，也不掛號比件。有肯私下和了的，連狀也不須來繳，話也不消來回；有那不肯和息，必定要來見官的，也不論甚麼早堂晚堂，也不論甚麼投文掛起數，也不拘在衙門，在公所，在酒席上，隨到隨審。該勸解的，用言語與他們剖斷一番；有十分理屈的，酌量打他幾下，又不問罪，又不罰紙，當時趕了出去。

但是那京邊起存的錢糧明白每兩要三分火耗。他說道：「一個縣官自己要吃用，要交際上司，要取無礙官銀，過往上司使客要下程小飯。我若把你們縣裡的銀子拿到家裡買田起屋，這樣柳盜跖的事，我決不做他。你若要我賣了自己的地，變了自己的產，拿來使在你縣裡，我卻不做這樣陳仲子的勾當。」

他衙內衣食費用卻又甚是儉省。不要說是地方上的物力過於暴殄，所得些火耗，除了公費，用不盡的，揀那民間至賤賣不出去的糧食，買米上倉，等那青黃不節的時節，有那窮百姓來借的，都借了與他。那縣裡民間俗規：借取糧食，俱是十分行利，官借卻只要五分。有那借了果然還不起的，又有死了的，通融折算將來，也實有三分利息。不上二三年，積得那倉裡真是陳陳相因，作每月贖穀，給孤貧，給囚糧，助貧窮冠婚喪祭，都在這裡邊取用。大略他行的美政不止於此，就生出一百副口來也說不盡。難道撇了正傳，只管說這個不成？

這樣一個知縣，其實教他進兩衙門裡邊，斷然是替朝廷興得利，除得害，拿定是個朝陽鳴鳳。但這等倔強的人，那個肯教他做科道？一堂和尚，叫你這個俗人在裡邊咬群！但又是個甲科，又不好擠他下水，只得升了他個禮部主事，印了腳步行去，升了郎中。據了他的學識，與他個學道，綽綽然做得過去，卻不肯把學道與他，偏與他一個巡道。五年的部俸，連個少參也不肯把與，單單與了僉憲。

這東昌巡道衙門住紮臨清。因臨清是馬頭所在，有那斑油光水滑的光棍，真是天高皇帝遠，曉得怕些甚麼，奸盜豪橫，無日無天。兼那勢宦強梁，欺暴孤弱，那善良也甚是難過的緊。自從他到了任，穿了多服，束了花銀帶，拖了印綬，冷鐵了面孔，說什麼是張綱！又什麼是溫造！倒恰似包龍圖一般。出了告示，再三勸人自新。只除了歇案的人命強盜，其外雜犯，在他到任以前的，俱免追論；但他到任以後，再有武斷暴橫的，十個倒有九個不得漏網。那一個漏網的畢竟是惡還不甚。他又不時戴了頂巾，騎了匹驃子，跟了一兩個人，在那巡屬十八州縣裡邊不歇的私行，制伏得那些州縣也不敢十分放肆。

那武城大尹，一來恃了甲科，二來也是死期將到，作的惡一日狠如一日。這巡道來稽察他，也一日密如一日了。那一日，聞得那大尹死了，恐怕那些虎狼衙役都逃散了，不發牌，也不發飛票，三不知，帶了二三十名兵快，巡到武城縣來，也不進察院，一直徑進縣堂上坐下，擊了三下堂鼓。那些六房衙役漸漸齊攏來。要出卯簿，逐項點了一遍，不相干的人，點過，叫他在東邊站；有話說的，叫他在西邊站。也多有不到的，將那沒有過犯的也不叫來銷卯，便即罷了。揀那有話說不到的，差兵快同捕衙番役立刻擒來，分別各重責四五十板不等。那伍小川、邵次湖躲得最是嚴密。但這巡道法度嚴的緊，誰敢拿性命去做人情？不一時，也都拿到了。每人也是五十，交付捕官，發下牢固監候，聽另牌提審，不許死，又不許放鬆。把那東邊站的教誨了一番，發放開去，然後回了察院，出了一大張告示：

分巡兵備道為剪除衙虎、以泄民恨事：照得武城縣官貪贓亂台，峻罰虐民，人怨已深，神恫既極。半道已經揭板兩台，正在參究；不謂惡貫滿盈，天殛其魄。雖豺狼已死，而假威煽惡之群凶，法當鋤剪。除已經本道面拿監禁外，所有被其荼毒之家，據實赴道陳告。既死之灰，斷不使其復灼；在柙之虎，無須慮其反噬，以失報復之機，甘抱終身之辱。

特示。

那告狀的，挨挨擠擠，不下數百餘張。那計巴拉也寫了一張格眼，隨了牌進去，將狀查在桌上，走到丹墀下聽候點名。那巡道看計巴拉的狀上寫道：

告狀人計奇策，年三十五歲，東昌府武城縣人。告為人命事：策妹幼嫁晁源為妻，聽信娼妾珍哥合謀誣捏姦情，將妹立逼自縊。虎役伍聖道、邵強仁過付枉贓銀七百餘兩，黃金六十兩，買免珍哥不令出官，妹命無抵；紅票證。乞親提審，或批理刑褚青天究解。上告計開被告：珍哥、晁源、小夏景、伍聖道、邵強仁、小柳青。干證：高氏、海會、郭姑子。

巡道看完了狀，問道：「這七百兩銀子，六十兩金子，是過付與誰？」計巴拉道：「小的也不知過付與誰。只有他親筆帖帖硃筆為證。」遞上與巡道看。巡道看說：「那七百兩銀子有甚憑據？」計巴拉道：「在那朱票日子底下暗有腳線。」巡道照見了「五百」二字。巡道沉吟了一會，點頭道：「你狀上如何說是七百？」計巴拉道：「這五百是過送的，那二百是伍小川、邵次湖背工。」巡道歎息了兩聲，說：「什麼！有這樣事！」又問：「你那妹子一定姦情是真不然，因甚自縊？」計巴拉道：「若在妹子姦情是實，死有餘辜，因甚行這般重賄買求？小的告做證見的海會是個連毛的道姑，郭姑子是尼姑，常在妹子家走動。珍哥誣說那海會是道士，郭姑子是和尚，說妹子與和尚道士通姦，迫勒妹夫晁源逼妹子自盡了。」巡道吩咐在刑廳伺候。次日，將狀批發下去。計巴拉往東昌刑廳遞了投狀。

刑廳姓褚，四川人，新科進士，甚是少年，又是一個強項好官，盡可與那巡道做得副手。看了投詞，問了些話，大略與巡道問得相似，計巴拉也就似回巡道的話一般回了。刑廳吩咐，叫：「不必回去。我速替你結詞。」差人下武城縣守提一千人犯，務拿珍哥出官。狀上有名犯證不許漏脫一名。

那時武城縣署官還不曾來到，仰那署捕的倉官依限發人。縣廳的差人到了晁源的家裡，不說是去拿他的，只說是計都父子上紙價，尋他不著，有人說在宅上躲藏，故來尋訪，將晁源哄出廳上，一面三四個胖壯婆娘，又有五六個差人，走將進來。晁源不由得

嚇了一跳。那三四個婆娘，狼虎般跑到後面，揀得穿得齊整生得標緻的，料得定是珍哥，上前架住，推了出來。

珍哥自從計氏附在身上彩拔了那一頓，終日淹頭搭腦，甚不旺相，又著了這一驚，真是三魂去了兩魄，就是那些媳婦子丫頭們也都唬的沒了魂。晁源說：「你們明白說與我知道，這卻是為何？」那先進去的兩個差人說：「這是刑廳褚爺奉巡道老爺的狀，要請相公相公娘子相會一面。深宅大院的相公不肯出來，我們卻向何處尋得？所以不得不這樣請。這是我們做差人的沒奈何處，相公不要怪我們。男子人也不敢近前衝撞娘子，所以叫我們各人的妻室來服事娘子出來。」那珍哥不曉得什麼，只道還是前日這樣結局，雖是有幾分害怕，也還不甚。只是晁源聽得說是巡道狀，又批了刑廳這個古怪的人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遭卻不好了！憑他甚麼天大的官司，只是容人使得銀子的去處，怕他則甚！這兩個喬人，銀子進不去，分上又壓不倒，命是償不成，人是死半截的了！」一面叫後邊速備酒相待。珍哥被那四五個婆娘伴在廳內西裡間坐的。

差人取出票來看了，上面還是小夏景、小柳青一干婦人，著落晁源身上要。晁源道：「這都是幾個丫頭合家人媳婦，見在家裡，行時一同起身就是。」差人道：「褚爺的法度甚嚴，我們也不敢領飯，倒是早些起身，好趕明早廳裡投文。」晁源道：「既與人打官司，難道不收拾個鋪蓋，不刷括個路費？沒的列位們都帶著鍋走哩！」差人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相公叫人快收拾你自己行李便是，我們倒不消費心。褚爺是什麼法度！難道我們敢受一文錢不成？」

說話中間，只見又有六七個差人喚了高氏、海會、郭姑子到了。高氏進得門，喝叫道：「俺的爺爺！俺的祖宗！叫你拖累殺俺了！這是俺合鄉宦做鄰舍受看顧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高四嫂，你千萬受些委曲，我自補報，只是臨了教你老人家足了心，喜歡個夠。你是百般別拿出那一寵性兒來。就是這二位師父，我也不肯叫他做賠麵斤的廚子。」高四嫂道：「縣裡沒有官，一定是四衙裡審，咱去早些審了回來，我還要往莊上看看打穀哩！」差人說：「四衙審倒好了，這是巡道的狀，批刑廳審，咱還要府裡走一遭哩。」高四嫂道：「這成不得！我當是四衙裡，跟著您走走罷了；這來回百十里地，我去不成！」往外就走。那差人就往外趕。晁大舍道：「待我去央他，你休要趕。」向前說道：「好四嫂！你倒強似別人，這官司全仗賴你老人家哩！這百十里地有甚麼遠？四嫂待騎頭口，咱家有馬有驢，揀穩的四嫂騎，叫人牽著。若四嫂怕見騎頭口，咱家裡放著轎車，再不坐了抬的轎。脫不了珍哥也去哩，又有女人們服侍你老人家。我叫人送過幾弔錢去，鄉里打發工錢，我分外另送四嫂兩匹絲綢，十匹梭布，三十兩銀子，如今就先送過去。」誰知「清酒紅人面，白財動人心」，一頓奉承，一頓響許，把一個燥鐵般高四嫂，不覺濕漉漉的軟了半截，說：「你許下這些東西，我去走一遭，我卻還是前日那幾句話；你要叫我另做活，我卻不會另做！」晁源道：「脫不了這也都是實情。難道當真的誰打殺他來？」好勸歹勸，把高四嫂勸的回來。

搬上酒飯來，大家吃了，叫人往莊上打點一班人騎的頭口，札括兩輛驢車，裝載珍哥高四嫂並那些婦女，並吃用的米麵鋪陳等物。又到對門請禹明吾來作了保，放晁大舍到後面收拾路費行李。又收拾禮出來謝那差人、捕衙眾人，共三十兩。那四個婆娘，每人四兩；刑廳兩個差人，晁源自己是八十兩；又與高四嫂、海會、郭姑子每人出了五兩，共十五兩。許那高四嫂的東西也一分不少，都悄悄地送了。禹明吾轉說，若肯把珍哥免了，不出見官，情願再出一百兩銀子相謝。那兩個廳差說道：「禹師傅，你與我們是上下表裡衙門，你說，我們豈有不依的？況晁相公待我們也盡成了禮，不算薄待；況且一百兩銀子，我們每人分了五十，豈不快活？但褚爺注意要這個人，我們就拚了死，枉耽了罪過，這珍哥終是躲不過的，倒是叫他出去走一遭罷了。我們既得了晁相公這般厚惠，難道還有甚麼難為不成？」說著，也就夜了。晁大舍叫人收拾了牀鋪，預備那些差人宿歇。因差人不肯放珍哥後邊去，也在裡間裡同那些婆娘同睡。

晁源有個胞妹，嫁與一個尹鄉宦孫子。原先也有百萬家產，只因公公死了，不夠四五年間，三四兄弟破蕩得無片瓦根椽。晁大舍把他尹妹夫的產業，使得一半價錢，且又七折八折，買了個罄淨，因他窮了，待那個妹子也甚無情意。如今要到府裡去問官司，那得再有個人與他看家？只得接了妹子回家管顧。

次早，一干大眾起身，先差了兩個家人去府城裡尋揀寬闊下處。行到半路，吃了中飯，餓了頭口。又行了半日，那日將落山的時節，進了城到下處。那伍小川、邵次湖也都使門板抬了，也同一處安下。晁源也都一樣照管他。

次早，各人吃早飯，換了衣裳，預備投文。探事的來說：「刑廳發了二梆。」一干人都到了廳前伺候。不多時，那褚四府升堂，晁大舍這一起人跟了投文牌進去。原差投了批文，逐名點過，一個也不少。點到珍哥跟前，直堂吏叫道：「珍哥。」那珍哥應了一聲，真是：

洞簫飛越，遠磬悠揚。依依弱柳迎風，還是扮崔鶯的態度；怯怯嬌花著露，渾如妝卓氏的丰神。烏帕罩一朵芙蓉，翠袖籠兩株雪藕。真是我見猶憐，未免心猿意馬。不識司空慣否？恐為煮鶴焚琴。

那刑廳看了一眼，吩咐晚堂聽審。晁大舍一干人犯仍自回了下處；仍托了兩個廳差，拿了銀子，打點合衙門的人役。那兩個人雖是打許多夾帳，也還打發得那些眾人歡喜。雖不是在武城縣裡，問的時節，著實有人奉承，卻也不曾失了體面。

四府坐了堂，喚進第一起去，卻也是吊死人命，奉道詳駁來問的：原是一個寡婦婆婆，有五十年紀，白白胖胖的個婆娘，養著一個三十多歲的後生，把些家事大半都貼與了他，還恐那後生嫌憎他老，怕拿他不住，狠命要把一個兒婦牽上與他。那兒婦原是舊族人家女兒，思量從了婆，辱了自己的身；違了婆婆，那個淫婦又十分兇惡得緊，只得一索吊死了。那娘家沒用，倒也含忍罷了，那些街坊不憤，報了鄉約，布了地方，呈到縣裡。縣官糊糊塗塗的罰了許多東西，問了許多罪，盡把本來面目抹殺過了。卻被巡道私行訪知了備細，發了刑廳，把一干人犯逐個隔別了研審，把那骨髓裡邊的事都問出來了，把那淫婦打了四十大鴛鴦板子、一夾棍、二百槓子，問成了抵償，拖將出來。

第二起就是晁源。四府也不喚證人，也不喚原告，頭一個就把晁源叫將上來，問道：「計氏是你什麼人？」晁源說：「是監生的妻。」又問：「珍哥是你什麼人？」說：「是監生的妾。」問說：「原是誰家女子。」回說：「是施家的女子。」問說：「那不像良家女子？」回說：「不敢瞞宗師老爺，原是娼婦。」問說：「那計氏是怎麼死的？」回說：「是吊死的。」問說：「因甚吊死？」回說：「監生因去年帶了妾到父親任上，住到今年四月方回。」問說：「你如何同妻去，卻同妾去？」回說：「因妻有病，不曾同行。」問說：「妻既有病，怎麼不留妾在家裡服侍他？」回說：「因父親差人來接，所以只得同妾去了。」四府說：「不來接兒婦，卻接了兒子的小去，也是渾帳老兒！你再接了說！」回道：「自監生不在家，有一個師姑叫海會，一個尼姑郭氏，都來監生家裡走動。監生同妾回了家，六月初六日，這兩個姑子又從計氏後邊出來。監生的妾乍撞見了，誤認了是道士和尚，說怎可青天白日從後面出來。監生也就誤信了，不免說了他幾句。他自己抱愧，不料自己吊死。」問說：「既不是和尚道士，卻因甚原故抱愧？那姑子來家，你那妾豈不看見，直待他出去，才誤認了是和尚道士？」回說：「計氏另在後邊居住。」問說：「你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監生也在前面。」

又叫小夏景上來，問：「你喚那珍哥叫甚麼？」回說：「叫姨。」問說：「你那姨見了和尚道士是怎麼說話？」夏景道：「沒說甚麼，只說一個道士一個和尚出去了，再沒說別的。」問說：「你那主人公說甚麼？」回說：「甚麼是主人公？」問說：「你叫那晁源是甚麼？」回說：「叫爺。」問說：「你那爺說甚麼話？」回說：「爺也沒說甚麼，只說，那裡的和尚道士敢來到這裡。」問說：「你喚那計氏是奶奶麼？」回說：「是，叫奶奶。」問說：「你奶奶說甚麼？」回說：「奶奶拿著刀子要合俺爺合俺姨對命，在大門上怪罵的。」問說：「怎麼樣罵？」回說：「賊忘八！賊淫婦！我礙著你做甚麼來，你要擠排殺我！」問說：「他罵的時候，你爺合你的姨都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俺爺在二門裡躲著往外看，俺姨躲在家裡頂著門。」問說：「你奶奶吊死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吊在俺爺合俺姨的門上。」

又喚小柳青，又似一般的問了，回說的也大約相似。問說：「那珍哥說是和尚道士，還有許多難為那計氏去處，你卻如何不說？你說的俱與小夏景說的不同。拿夾棍上來！」兩邊皂隸齊聲喝討夾棍。那禁子拿了一副大粗的夾棍，向月台震天的一聲響，

丟在地下。兩邊的皂隸就要拿他下去。柳青忙說道：「我實說就是，別要夾我罷！」四府叫：「且住！等他說來。若再不實說，著實夾！」回說：「那一日是六月六，正晌午，珍姨看著俺們吊上繩曬衣裳。小青梅領著一個姑子，從俺奶奶後頭出來。」問說：「誰是小青梅？兩個姑子，如何只說一個？」回說：「小青梅不是一個。」問說：「姑子怎是小青梅？」回說：「他原是小青梅，後來做了姑子。」問說：「原是誰家小青梅？」回說：「是東門裡頭劉奶奶家的。」叫晁源問說：「那一個姑子是小青梅？」回說：「海會就是。」叫：「說下邊去。」那小柳青再接再說來，說道：「青梅頭裡走，那個姑子後頭跟著。俺珍姨看見，怪吆喝的說：『好鄉宦人家！好清門靜戶！好有根基的小姐！大白日赤天晌午，肥頭大耳朵的道士，白胖壯實的和尚，一個個從屋裡去來！俺雖是沒根基，登檯子，養漢接客，俺只揀著象模樣人接；象這臭牛鼻子臭禿驢，俺就一萬年沒漢子，俺也不要他！』正嚷著，俺爺從亭子上來。俺姨指著俺爺的臉罵了一頓臭忘八，臭龜子；還說：『怎麼得那老娘娘子在家，叫他看看好清門靜戶的根基媳婦才好！』俺爺說：『真個麼？大赤天晌午的，什麼和尚道士敢進來出去的不避人！』俺姨說：『你看昏君忘八！難道只我見來！這些人誰沒看見！』俺爺叫了看門的來，問：『你為什麼放進和尚道士來？』他說：『那是和尚道士！是劉家小青梅和個姑子出去了。』俺爺問：『那個姑子是誰？你可認的麼？』他說：『那個姑子，我不認得。』俺爺說：『你既不認他，怎便知是個姑子？』他說：『沒的小青梅好合個和尚走麼？』俺爺說：『小青梅這奴才慣替人家做牽頭，情管是個和尚妝就姑子來家！』跳了兩跳，說：『我這忘八當不成！快去叫了計老頭子來，休了罷！』待了不多一會，俺計老爺合計舅都來外頭。不知說的是甚麼，我沒聽見。待了一會，俺計老爺合俺計舅從後出來。又待了一會，俺奶奶就拿著一把刀子罵到前面來了。」問說：「怎麼樣的罵？」回說：「罵道：『賊淫婦！昏忘八！姑子又不是從我手招了來的，一起在你家裡走動，誰不認的？你說我養道士，養和尚，赤天大晌午，既是和尚道士打你門口走過，你不該把那和尚道士一手扯住，我憑著你殺，我也沒的說！你既是把和尚道士放去了，我就真個養了和尚道士，你也說不響了！你叫了俺爹合我的哥來，要休我回去！忘八！淫婦！你出來！同著街坊鄰舍合你講理，得個明白，